

跟在身后的 母 爱

□廉彩红

有个朋友向我借一本书，一到家，我就冲进卧室里寻找那本书。

书柜里，没有。床头柜上，没有。床尾柜上，也没有。电脑前，没有。

我找得焦头烂额，心情烦躁。明明前几天还看的，怎么就找不到了？

母亲推门进来：“你找什么呢？”

“别管，你帮不上忙。”母亲大字不识几个，怎能知道我那本书放哪里了，她又不认书名。

母亲慢慢地进来，说：“我给你热了汤，你趁热喝了吧！”

“妈，你先出去，别添乱。我一会儿喝。”我继续不停地翻找，烦躁的情绪又上升一层。

母亲继续叮嘱：“你可一定来喝。凉了，你肚子又要难受了。”

然后，不等我回话，母亲立即转身出去了。看着母亲的背影，我突然心里一酸。

一天一天衰老的母亲，变得小心翼翼。母亲的爱，变得很低很低，需时时抬头仰望她已经长大的女儿。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母亲的爱常常跟在我们身后。模糊的记忆里，我想大概是从我们蹒跚学步时起吧，母亲在身后扶着我们，一点一点地往前走。

记忆愈来愈清晰，我确定，是学步的时候，母亲的爱就开始跟在身后了。

在我们成长的日子，这分爱，越来越绵长，像一根长长的丝线，牵引着母亲的目光，跟着我们行走的方向，或走或看。

去县里上学，需要走出村里的土路，需要坐上公交车，路途漫长而无聊。

母亲跟在我的身后，喋喋叮嘱：“一个女孩要注意安全，不要节省，要多喝水，好好读书……”母亲的话如树叶一样稠。

我上了车，挥手让母亲走，母亲不走。车开动了，母亲跟着车走了一段，车越来越快，车后的母亲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

早上匆匆忙忙上班，顾不上吃饭。母亲急忙拿了两个鸡蛋、一盒牛奶，追了出来：“拿着，拿着，煮好汤了，你着急个啥，工作再重要，能有身体重要？”

在母亲心里，什么都比不上她女儿的身体重要。

我拿过鸡蛋和牛奶，急忙去赶车。在拐弯处转身的时候，我看到母亲还站在楼前看着我。

日子匆忙，常让我忽视许多美好。比如，春花开、夏果熟、秋叶落、冬雪白，也很少细细品尝母亲做的饭菜是否可口，是否还是小时候的味道，也很少有耐心倾听母亲说话，更没注意到母亲日甚一日的无助和孤独。

这天，我听到一些闲话，暗自思忖。我少言寡语，谨慎行事，勤奋工作，怎还有如此污浊之言？我百思不得其解，郁闷于心。回到家，把门一关，独自坐在卧室流泪。

母亲进来了，没说话，坐在我身后，看着我流出的眼泪，帮我用纸巾擦了擦，说：“受委屈了？唉，从小到大，你都是这样，受到委屈，谁也不说，跟妈也不说，闷在心里，不难受？”

我扑在母亲怀里，泪水长流。

母亲，是这世间唯一从不让我受委屈的人。而我这么多年，以工作、生活为由，忽视了她太久太久。

母亲听了我的话，笑了，说：“傻孩子，当妈的咋能怪你们呢，心疼还来不及呢。妈妈老了，能跟在你们身后，看着你们长大，就很满足了。”

在人间，我们成长的水流源头，是母亲强大的生命力量。跟在身后的母爱，是我们转身的港湾，是我们温暖的退路。



诗歌欣赏

母爱赞歌

□王文静

阳光落进峡口
等一蓬草欣然开出花朵
从含苞，到衰老
久违的寂静，丰盈了一生
胸膛里的高歌
那一波潮水，深敛慈悲
用辽阔，悬空呜咽的风声

彼时，猛虎细嗅蔷薇
风穿过密密的林
远黛叠着青山
母亲在院子里晒着干茉莉
芳香弥漫，只有梧桐
悄悄把年轮嫁接到她的身上
每逢弯腰
便刻一道圆圆的圈

万事俱备，东风不归
霞光模仿夏季的朝阳
就如母亲
用余晖
拓展生命的温度与宽度
万顷碧波，粼粼
也覆盖住我，让我一身茁壮
将蓬勃与炽热交付山河

听说康乃馨也开花了
我愿种下一丛，与芬芳无关
也不因那缤纷的颜色
她守在院子门口，不动声色
开屏出最滚烫的光，一路
指引着我，从不忘记

感怀母亲

□白天平

承欢膝下享天伦，
九秩萱堂笑语频。
养育子孙多苦涩，
操劳家事备艰辛。
灯前霜色悲白发，
岁晚苍颜叹老身。
慈母柔情深似海，
寸心难以报娘恩。

母亲的纺车

□张志勇

母亲今年快80岁了，身体状况不如从前了。母亲的腿和脚，在年轻纺棉花时留下疼痛的毛病，每到阴天就疼。有时看着母亲疼痛的样子，心里又急又痛。医生看了不少，偏方也不见效，只能经常安慰母亲了。

母亲是个性格刚强的人，干什么农活都要比别人干得好、干得多，这种性格我从小时候就晓得。

母亲年轻的时候十分漂亮，两条长长的辫子又粗又亮，比电影《朝阳沟》里王银环的辫子还要长。

前两年我回老家看望四爷，堂姑说起母亲时，激动地淌着泪水：“军呀，你不知道，当初你父亲领着你母亲来老家的时候，全村人都知道你父亲娶了个貌美如花的新娘。村里人把咱家里家外围得水泄不通，争相观看。村里的大闺女、小媳妇都愿意往你母亲身前拥，就想看看你母亲长得多好看。”

后来我也经常看到，大队经常演的《朝阳沟》，母亲在戏里演王银环。

母亲在村里兼任生产队的记工员。记工员也和其他社员干一样的农活，只不过是多干了一项工作而已。那个时候到夏收和秋收季节，母亲忙得连饭也吃不上。冬天农活不忙，母亲抓紧纺棉花、织布。

孩提时代，我们姊妹三个穿的单衣、棉衣、鞋子都是母亲织的布做的，穿在身上非常结实、暖和。

我们家的纺车和其他家不一样，纺车是母亲制作的，比一般的纺车大了近一圈。母亲说：“这样纺的线多，织的布也多，给你们做的也多。”

那时生产队种的棉花特别多，我们家分的棉花也不少，经常在院里、平房上晒棉花，把棉花晒得虚虚的、软软的、暖暖的，把脸贴在棉花上，非常柔软。

纺棉花，先把棉花搓成一段一段的棉卷子，就像黄瓜那么长。所以，母亲常让我们几个搓卷子，谁搓得多，谁得到的奖励就多。

母亲很爱惜自己的纺车，经常擦得一尘不染，还常给纺车的转动部位上些机油，转起来没有响声，又快又轻。

母亲也经常教我纺棉花。刚开始母亲还有耐心，可看到我笨手笨脚学不会时，母亲也会吵我。不知不觉中，我学会了纺棉花。看到棉花卷子从飞快转动的锭子上吐出长长的丝线，一圈一圈地缠在纺车的大风轮上，心里特别美，这是自己努力的成果。

有时候看到抽出的丝线，心里反而隐隐作痛，不由地想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诗句。尽管说是赞美教师，但是我认为也应该颂扬我们的母亲。

母亲是第一个让你看到世界光明的人，母亲是第一个让你感受到人间温情的人，母亲是第一个教你用语言表达内心的人。

所以，我们要时刻记住母亲的养育之恩。当母亲老了的时候，照顾好母亲的母亲，让母亲感受到子女的欢乐和喜悦，感受到夕阳如花的美丽。

当我回忆起当年自己纺棉花的情景时，也情不自禁唱起自己编写的《母亲的纺车》的歌，心情无比欢乐和自豪。

